

中国帝王全传书系

王 朝 秘 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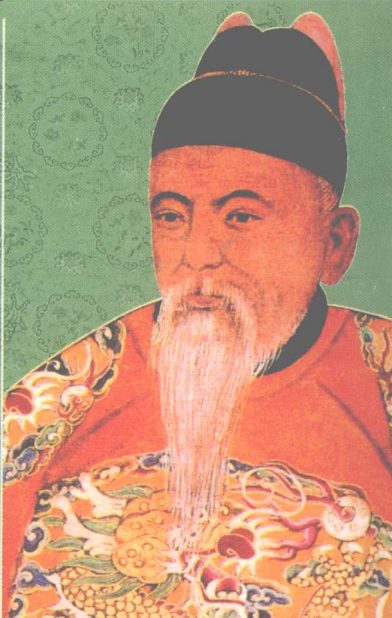
《复兴皇帝》

中国历史上学识最高的封建帝王

丰满立体的形象脉络，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
大气磅礴的帝王史诗，壮美瑰丽的龙脉图腾，深刻解读帝王谋略

姜克戈 主编 张云飞 编著

刘秀



在平凡中生长
韬光养晦见精神
事业渐大之法
四处开花的用兵韬略
大智若愚=隐光藏锋
成大业舍此无别
……

帝王是国家最高的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是九五之尊，代表着权力的顶峰。揭开帝王神秘的面纱……重新解读帝王的历史密码，再现当世王朝。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復興學堂

本學堂以復興中華文化為宗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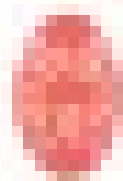
凡有志於中華文化者請向本學堂報名

地址：上海南京路100號復興學堂

劉秀

中國歷史人物

（上）



劉秀字文叔，南陽人也。少時，嘗負薪賣於市。嘗有異光，夜如星。及長，家貧，好學，不仕。光武皇帝起於布衣，劉秀從之，佐其興業。光武皇帝崩，劉秀自立為漢光武皇帝。劉秀在位三十一年，卒，葬於原陵。

劉秀字文叔，南陽人也。少時，嘗負薪賣於市。嘗有異光，夜如星。及長，家貧，好學，不仕。光武皇帝起於布衣，劉秀從之，佐其興業。光武皇帝崩，劉秀自立為漢光武皇帝。劉秀在位三十一年，卒，葬於原陵。

中国帝王全传书系

王 朝 秘 档



刘秀

《复兴皇帝》

中国历史上学识最高的封建帝王

丰满立体的形象脉络，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
大气磅礴的帝王史诗，壮美瑰丽的龙脉图腾，
深刻解读帝王谋略

姜克戈 主编 张云飞 编著



在平凡中生长
韬光养晦见精神
事业渐大之法
四处开花的用兵韬略
大智若愚二隐光藏锋
成大业舍此无别

帝王是国家最高的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是九五之尊，代表着权力的顶峰。揭开帝王神秘的面纱……重新解读帝王的历史密码，再现当世王朝。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兴皇帝——刘秀/张云飞编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10

(中国帝王全传书系/姜克戈主编)

ISBN 978 - 7 - 204 - 10203 - 7

I. 复… II. 张… III. 汉光武帝(前6~57)—传记
IV. K827 = 3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1981 号

中国帝王全传书系

- 主 编 姜克戈
责任编辑 咏 梅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化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三河市玉星印刷装订厂
开 本 920 × 1280mm 1/32
印 张 320
字 数 40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套
书 号 ISBN 978 - 7 - 204 - 10203 - 7/K · 564
定 价 640.00 元(全 20 册)
-

图书营销部联系电话:4972001 4972092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在平凡中生长	(1)
第二章	韬光养晦见精神	(50)
第三章	事业渐大之法	(106)
第四章	四处开花的用兵韬略	(156)
第五章	大智若愚 隐光藏锋	(228)
第六章	成大业舍此无别	(306)
第七章	逢贤必纳 积蓄力量	(352)
第八章	肃清势力 再征江汉	(397)
第九章	称帝一统天下	(417)
第十章	后继之谋	(453)



第一章 在平凡中生长

一

刘秀出生时并没什么特异。其父亲刘钦，是汉景帝儿子长沙王刘发的后裔，他的妻子怀刘秀时，他为济阳（今河南开封县东北）县令。刘钦夫妇带着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及怀胎未生的儿子刘秀住在县衙的官舍里。由于济阳县衙年久失修，房舍阴暗潮湿，刘钦虽为一县之长，但因济阳县贫困，也无力盖新的县衙官舍。妻子怀胎十月，就要生产，刘钦考虑县衙官舍潮湿，对产妇母子很不利，闹不好会落下病来。于是，他命人将离县衙不远处的汉武帝遗留下来的行宫打扫干净，让妻子搬到行宫去生孩子。那座行宫建在高台上，干燥通风，当然最宜居住。济阳县何以会有汉武帝的行宫呢？原来，在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之后，汉武帝开始不断巡行郡国，并常去封禅泰山。在他经过驻足的地方，修建了不少行宫，济阳城中的行宫就是在那时修建的。

在封建社会里，帝王的行宫只能帝王一个人住，其他人去住，就是犯下僭越不尊的罪名。刘钦竟如此胆大，公然敢在行宫里生孩子，原因在于当时已不是多大个事了。这时已是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5年），西汉朝已历经二百年，汉武帝也去世了八十多年了。汉武帝之后，西汉又经历了汉昭帝、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四代皇帝，由盛而衰。有人因此认为汉德已衰，气数已尽，刘氏天下将被外姓所取代。正缘于此，刘秀的父亲刘钦敢在汉武帝的行宫里放心大胆地养老婆、生孩子，并没有人干预。

公元前五年一月十五日，即汉哀帝建平元年十二月初六之夜，刘秀应时而生。刘钦见自己的第三个儿子降生人间，自然高兴，时逢当年济阳县内有嘉禾生长，一茎生出九穗。当县令的刘钦认为这是好兆头，是祥瑞佳兆，预示着自己的儿子前途无量，遂给新生儿起名为“秀”。

走过一个十字街口，路东头有株苍翠的柳树，亭亭如盖的柳枝下，



掩映着一侧的红墙碧瓦。这便是南顿县县令刘钦的署衙。衙门不大，小巧精致的飞檐斗拱上，琉璃瓦熠熠闪光。从门口直进去，就是平日审讯案子的公堂。公堂旁侧有个角门，一条曲折幽径通向里院。里院方方正正，面积不大，却自有一番天地。处处树木掩冉，相映成趣，正中有幢两层小楼，坐北朝南，一缕缕红光遍洒屋脊，屋脊两端的飞鱼似乎跃跃欲飞，整个小院简单而明快。

刘钦今天公务不忙，大早晨起来，沿院落溜达了半个时辰，在院子正中的石头方桌前坐下，招呼妻儿一块儿吃饭。刘钦在南顿县当县令已经有些年头，日子过得本也富裕，但他崇尚墨家学说，向来主张节俭，每天的饭食和平常家庭并没什么两样，不论长幼尊卑，都围在一张桌子旁狼吞虎咽，丝毫看不出大老爷派头。

听到老爷招呼，刘妈慌忙从旁侧厢房里出来，到隔壁厨房中端出热腾腾的饭菜，一样一样地摆在石桌上。刘妈是刘钦的远方亲戚，因家乡连年天灾，丈夫、儿子外出逃荒，一去再无消息，自己无依无靠，便投奔刘钦来了，没事时照顾孩子们的冷暖起居，吃饭时帮忙摆放碗筷，打下手，平日里慢声细语地讲讲乡下趣事，倒也颇受孩子们喜欢。

夫人樊嫔都是南阳郡豪强望族樊重的女儿，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性情温和，知情达理，是刘钦的贤内助。他们眼下共有六个儿女，年龄不大不小，正是读书求学的年龄。不过刘钦并没请私塾先生，六个儿女和侄子刘嘉的礼仪诗书，都出自樊嫔都之手。或许是受了她的影响，孩子们也都遇事谦恭明理，个个文质彬彬，全无纨绔气息。此时正是吃饭时间，公子、小姐都穿戴整齐，按长幼依次坐好。

刘钦很少有时间照顾孩子，难得一家其乐融融。他满脸慈祥地微笑着，招呼孩子们吃这个喝那个，边吃饭边漫不经心地询问他们近来在忙什么。

小儿了刘秀最为调皮，喷香的饭菜也吸引不住他的注意力，他扭动着身子，东看看西瞧瞧，还不时伸手抚弄一下身边的小草。老大刘缙看在眼里，心中十分不痛快。刘缙（字伯升）身为长兄，虽然疼爱几个弟妹，但遇到他们有不对的地方，他教训起来，往往也很不留情。因此几个弟弟妹妹都敬怕他如同敬怕爹爹。唯独这个最小的弟弟刘秀，软硬不吃，碰到他做错事，你刚拉下脸来要训斥他几句，他却看着你吃吃地笑，满脸稚气无辜，弄得你发不成火，好像一拳打在草堆上，无声无息，自己反倒觉得没趣，最让刘缙头疼。今天正好趁父亲在，心情也不错，赶紧参他刘秀一“本”，也好解解自己的怨气。



“爹爹，近来几个兄弟都勤于修文习武，自己感觉长进不小，大家都打算将来或高坐庙堂，或驰骋沙场，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可刘秀总是偷懒，跑得不知去向，并且他还老爱侍弄稼穡坪里的几根破禾苗，一干就是大半天，好时光都给荒废了。照这样下去，玩物丧志，连家业也继承不了，更别说什么光宗耀祖！”刘缤到底年轻，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高，颇有几分义愤填膺。

刘钦频频点头，听他发完了牢骚，缓缓放下碗筷叫着刘秀的字轻声问：“文叔，你是不是不听你大哥的话了，你自己说，你每天都干了些什么？”

刘秀本来正在一边往嘴里扒拉饭，一边去盘子里夹菜，听父亲问到自己，抓筷子的手赶紧收了回来，小脸望着父亲，眨眨眼睛却不开口。

刘夫人见老爷要训刘秀，生怕闹得大家都不痛快，赶紧打圆场，“老爷，孩子还小，现在还不明白那些大道理，过些时日，他自会通晓的。”

刘钦看着刘秀，又看了看刘缤，知道刘缤性情刚毅，已经明白刘家此刻所处的尴尬境地，故此雄心勃勃，时刻准备建功立业，对弟弟刘秀可能过于期待，便对刘秀说：“秀儿，以后千万要听你大哥的话，勤于修文习武，学成一身正经本事。常言说得好，贫不足羞，可羞的是贫而无志；贱不足恶，可恶的是贱而无能；老不足叹，可叹的是老而无成；死不足悲，可悲的是死而无补于世。人生一场，应当树立雄心壮志，争取做大事。至于稼穡之事，还是少去耽误时间为好。”

刘秀知道父亲并没有责怪自己的意思，心放回肚里，点点头表示听到了，又理直气壮地吃了起来，还偷偷冲大哥做了个鬼脸。刘缤见又是一拳打进水里连浪花也没激起几点，也没办法，只好闷头吃白饭。刘钦的大女儿刘黄看在眼里，不禁抿着嘴笑了笑，让刘缤更是觉得无味。

刘钦把这一切看在眼里，暗叹自己又何尝不知道刘缤的心思，只是感觉刘缤太过直率鲁莽，倘若再帮他说话，必定助其声势，对刘秀以及几个儿子心性发展反倒不利，也就默不作声。

府衙后院外有一块肥沃的田地，南顿令刘钦公务之余便常来侍弄它，在田里种上谷物，四周种上青菜瓜果。秋天到了，庄稼熟了，青菜瓜果也挂满果实，田里一片谷香瓜甜，南顿令心中油然升起一种归隐田园的怡然自得之情，仕宦的烦恼此刻便一扫而光。他给这块田园取了个高雅的名字：稻香园。并亲书匾额，悬在田园入口处。

刘黄冒雨走出府门的时候，稻香园里，一个九岁的少年，头顶着斗笠，正蹲在一小块田边用手指拔拉着泥土，察看着土里的种子是否发芽



了。雨下得正急，斗笠并不能完全挡住雨水，水珠湿透少年浓密黑亮的鬓角，滚落在红润润的脸蛋上，他全不知觉，仍细心地察看着土里的种子，终于他发现有一颗种子鼓出嫩黄的胚芽。

“发芽了！发芽了！”

少年高兴地跳起来，拍着沾满泥巴的双手。

“三弟！”

刘黄踩着泥泞，来到稻香园门口，远远看见田里的人影，大声喊道。

少年听到姐姐的喊声，高兴地招招手叫道：

“大姐，快来看呀！我种的麦子发芽了。”

刘黄只好踩着田埂走过去，少年等她来到跟前，忙蹲下身来，用手拨开泥土，得意地道：

“大姐，你看呀，这些种子喝饱了雨水，长得又白又胖。”

“三弟，”刘黄伸手拉起弟弟潮湿的衣袖，责怪道：“这样大的雨，你还跑出来，会淋出病来的，快回家去。”

少年好像没听见她的话，又用手指着身后一大块田，说：

“那是爹种下的麦子。我要跟爹比一比，看谁的麦子长得好。”

刘黄拉着他往田外走。

“三弟，快回去。大哥又要发火了。”

少年边走边把脖子一梗，“哼”了一声道：

“又是大哥，我才不怕他呢！”

姐弟俩走出稻香园，雨渐渐停了。刘黄拉着三弟的手，在路边的积水里洗干净。

这个少年就是南顿令刘钦的三公子刘秀，字文叔。刘秀是刘钦为济阳令时，樊夫人在济阳任所所生。当年风调雨顺，济阳获得了空前的好收成。

二

日升日落，斗转星移，天气暖了又热，热了又凉，日子像流水一样，从指缝间悄悄溜走，想抓也抓不住。倏忽间一个季节一个季节走马灯般地闪过，正如刘钦所感觉到的，充实而平淡。

虽然刘秀还是忘不了那些花花草草，但练习刀枪和阵法还是勤奋很多。刘钦近來时常很晚才回来，而且总是面带愁容。全家上下都莫名其妙，却不敢轻易询问政务上的事情，只能私下里猜测。这天已过亥时了，



房外终于传来稳重的脚步声。樊嫔都知道是丈夫回来了，马上吩咐刘妈去热饭。

“老爷回来了。”

刘钦点点头，径直走到书房，坐在书案前，沉着脸一声不吭。

“饭已经热上了，老爷还没吃饭吧？”刘妈小心翼翼地问。

“吃过了。”刘钦淡淡地说，面色越发阴云密布。

樊嫔都有些惊奇，平日里就是再晚，老爷也会回家吃饭，从不喜欢和别人上酒楼，今天倒有些反常。

“刘福，你一整天跟着老爷，老爷在哪儿吃的饭？”樊嫔都悄悄把刘福叫了出来。

“回夫人，是在太守衙署吃的。今天安汉公王莽派使者来汝南郡巡视，太守大人和属县的县令都要求陪宴，老爷也去了，回来后就不高兴了。”

“哎，知道了，你也快回去吧！”樊嫔都叹了一口气，突然又想起了什么，“对了，我这儿还有点补品，你带回去吧！多给你媳妇加点好吃的，孩子马上就要生了，可要注意。”

“不行，我不能拿夫人的东西了。”刘福赶紧推辞道，“这些年来跟着老爷已经得到很多了，况且前些日子送的东西还没吃完呢，我不能再要了。”

“拿上吧！你也知道，我从来就没把你们当下人看，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只要孩子健康，我们也就放心了。”樊嫔都让刘妈把东西塞给了刘福。

转身樊嫔都回到屋里，刘钦还在沉思，微闭着双眼。

“刘福的妻子马上就要生了，家里又要添丁喜庆了。”樊嫔都有意找个高兴的话题打破沉闷。

“是啊！刘福这两天一直为此高兴着呢，毕竟，平民的幸福是如此容易，唾手可得啊！”刘钦说话的时候心里分明闪过一丝悲伤。

刘钦本是汉帝宗室一脉，高祖九世之孙，汉景帝的嫡孙，说来也是正宗的皇家血统。不过到了刘钦这一辈，已经渐渐和巍峨的皇宫相去甚远，官职上只是个小小的南顿令，一辈不如一辈，正如元帝以来汉室江山一样，一直在走下坡路。新近有消息传来，安汉公王莽的女儿已被聘为皇后，不日将举行婚礼。如此一来，本就控制着朝廷大权的王莽更是成了太上皇，整个宫室就是他的天下。对朝廷情形略为熟悉的人都会忍不住猜想，这汉室江山不久或许就要改姓王了。局势败坏到这种地步，



刘

秀

刘钦感到汹涌湍流下更为险恶的潜流，他不仅为大汉皇室担心，也更为自己一家的前途命运万分担忧。

刘钦表面上还是照常处理公事，市面上也仍然显得井然有序，但刘钦知道，这只不过是暴风骤雨来临前的片刻宁静，山雨欲来，阴风正在迫近。

当刘钦憋不住把内心的忧虑吐露出来后，樊嫔都反倒格外平静。

“老爷，既然朝廷这么乱，咱想管也管不了，不论这天下姓王还是姓刘，反正我看这南顿令也做不多长久了，倒不如我们带着孩子一块儿回老家春陵，种几亩薄田安然度日过得安心。”

刘钦想了想长长叹口气，“唉，其实我又何尝不想归隐田园，独善其身？可你想过没有，真是那样，又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再说，如果王莽真的篡位，他会放过我们宗室子弟吗？我们无法享受像刘福那样的平淡幸福哟！况且还有这一大群孩子，他们的将来怎么办，也跟随我们默默无闻老死乡下？尤其是缜儿，他年龄不小了，而且性情刚烈，经常以天下大任自居，他甘愿回去侍弄几亩田地吗？”

“缜儿自幼就有一般人没有的魄力，说来颇有高祖遗风，况且他体格健壮，勤于习武，相信他能成就一番大事业。”樊嫔都点点头若有所思。

“你说的是，不过我担心，缜儿性情豁达豪爽，容易结交士人，这是好事。但他不大喜欢看书，即便看书也是读些兵法，自己修养不够，遇事鲁莽，不懂得收敛锋芒，是其最大的弱点。如果将来兵荒马乱群雄并起，他的性格又怎么能应付得了那样的世道？君子外圆内方，才是制胜之道。从这方面讲，倒是秀儿机敏过人，性情温和，虽然热衷于农事，但我看他热衷农事也只是借此养性，深得韬晦真谛，未必不是可选之才！”刘钦阴沉的脸上忽然微微笑了笑。

“人家都说老爷有相人之术，你说的话自然有道理。对了，听济阳百姓讲，生秀儿时红光满天，真有那么回事吗？”樊嫔都猛然想起来，好奇地问。

“哪里有那么玄乎？当时正值寒冬，况且又是半夜，为了取暖照明，我让人搬来十几个炭火盆放在外屋，又点了许多支蜡烛，里面火光是红的，而窗外则银装素裹，所以常人看来就好似红光映天。夫人饱读经书，孔子不提神魔鬼怪，你怎么问出这种幼稚的问题？”刘钦温和地看着妻子，其实并没有丝毫责怪的意思。

“话是这样说，可哪个父母不希望孩子天生贵胄。”樊嫔都眼中亮光闪闪。



“唉，我整日忧虑繁忙，整个家就靠你支撑，孩子们得到的教诲，说来全是你的遗风，我这个为夫为父的真不够称职了！但繁忙有什么用，眼看国将不国，家将不家了！”刘钦深深叹一口气，起身走到门外仰望着苍茫的天际。夜风凉如清水，刘钦禁不住连打两个寒战，但他仍然突兀地站立着，久久一动不动。

不料，天刚蒙蒙亮时，刘钦突然发起高烧，樊嫔都用手摸着丈夫的额头，吓了一跳。慌忙一边穿衣，一边叫人。刘宽、绮儿和几个家人听到夫人的喊声，一齐跑进来。樊嫔都忙吩咐道：

“刘宽，快去请郎中来，要最好的郎中！绮儿，快帮我伺候老爷。”

刘宽也吓了一跳，来不及答应，转身就往外跑。绮儿则赶紧打了热水来，把热毛巾敷在老爷头上，樊嫔都伏在丈夫的肩膀上，焦急地问道：

“老爷，你怎么样？”

刘钦强睁开眼睛，低低的声音说道：

“夫人放心，我……我可能受点风寒，会好的。”

樊嫔都摸着丈夫烧得滚烫的脸颊，难过地道：

“这风寒病怎么会这么厉害。”

早起练功的刘缙、刘嘉、刘仲、刘秀弟兄四人听说父亲病了，慌忙丢下兵器跑来，齐刷刷跪在刘钦床头。刘缙、刘仲难过地问道：

“爹，你怎么样？”

刘钦强撑着身子道：

“爹没事，缙儿，快去县衙找王都尉叫他带人去制止南门外张、李两姓的械斗。”

刘缙望着病中的父亲，不忍离去。刘仲难过地说：

“爹，您都病成这样了，还过问这种事。”

“混账东西！”刘钦厉声骂道，气得说不出话来，半天才道：“快去，迟了要出人命的。”

“我去！”刘缙答应着，正要站起来。身边刘嘉按住他道：

“伯升，你留下照看伯父，我去县衙。”

刘嘉前脚刚走，刘宽就领着郎中进来了。这位郎中五十多岁，慈眉善眼，众人都认识，是南顿最有名的郎中万复生。樊嫔都一见，慌忙命人赐座、上茶，道：

“万先生，快看看我家老爷，怎么病得这么重？”

万复生点点头，在刘钦床前坐下，先摸了摸额头，又摸了一会儿脉息，道：



“大人偶感风寒，发起高烧，这倒是不难治愈。”

众人一听，放下心来，不料，那郎中又道：

“只是小人看大人脉息，忧郁之疾已入膏肓，恐不易治啊！”

樊嫔都大惊，道：

“先生说什么？”

“小人是说，大人的伤寒高烧，只需一剂药便可治愈。只是大人长期忧虑，郁积成疾，已入脾肺，小人没有十分的把握。”

樊嫔都脸色蜡黄，刘缙弟兄和不知何时来的刘黄三姐妹也脸色灰白，刘秀、刘黄、刘元、伯姬吓得大哭。

万复生看了，也觉心酸，站起来道：

“大人的病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小人一定尽力而为。”

刘钦努力装出笑脸，故作轻松地道：

“好了，好了，孩子们都不要哭，你爹哪能这么容易就抛下你们啊！”

万复生开了药方，樊嫔都忙命人去药铺抓药，煎好后给刘钦服下，只一顿饭的功夫，刘钦出了一身透汗，热退下去了，精神也好多了。全家人稍微放宽了心。

但一晃十几天过去，刘钦还是不能起床，而且日渐消瘦，面容憔悴。万复生每天都来诊治，总是不见好转。樊嫔都忧心如焚，暗中饮泣，刘府上下也听不见一声欢笑。

一天，万复生诊治完，悄悄把樊嫔都、刘缙叫到一边说：

“老夫人，大公子，小人惭愧，实在无能治愈大人的病。”

樊嫔都大惊失色，惶然道：

“你是说，老爷的病没救了？”

刘缙急道：

“先生请说，到底怎样方能治好家父的病，花多少钱都成。”

万复生忙说：

“不是钱的问题，大人的病也许有救，但小人已经无能为力。小人可推荐一名神医，这人有祖传专治忧郁之疾的妙方。只是此人医德欠佳，架子特别大，恐怕不容易请到。”

樊嫔都仿佛抓住一根救命草，忙说：

“先生请讲，此人是谁，我多与他银两就是。”

“就是南阳名医申徒文的后人申徒臣。申徒家是南阳的豪族，家财万贯。即使官宦之家，也比不上。多给他银两，怕是也请不来。”

樊嫔都的母亲家就是南阳豪族，申徒文的名字她当然听说过。只是申



徒文已死去十多年，想不到他的后人也有神医妙方。

刘缙一听有希望，信心十足地说：

“先生放心，只要能把这申徒臣请来，叫我给他磕十个响头都行。”

计议已定，刘缙便准备动身去南阳请申徒臣。樊嫔都千叮咛，万嘱咐。

“缙儿；且记住，你是求人家救你爹的命，一定要多说好话，多求人家，多与他银两。万万不可使性动粗，惹恼了人家，误了你爹的病。”

万复生也叮嘱道：

“老爷已病入膏肓。此去南阳三百多里，大公子一定速去速回，不可耽搁时日，误了老爷的病。”

三

刘缙一一记在心上，然后飞身上马，快马加鞭，直奔南阳。因为救父心切，他连夜赶路。终于在第二天辰时赶到南阳郡治宛城。进了城，街上的车马行人多起来。刘缙只好下马，一路打听申徒臣的地址，一路寻来。

这申徒臣果然有点儿名气，一打听，人们都知道。刘缙依着行人所指，不多长时间就来到一处高大的宅院前。他把马拴好，径直走到门口。只见台阶前已聚集了很多。还有不少的车辆、马匹，看来也是远路来的病人。人们大多衣冠齐整，一看便知是殷实人家。只有一对衣衫破旧的母女，像是穷困人家，那少女一边搀扶着生病的老母，一边可怜巴巴地望着紧闭的申徒府大门。

“这位大哥，你们怎么都等在外面，申徒臣医生不在吗？”刘仲靠近人堆向位年轻人打听一下情况。

“唉，我们天不亮就等在这儿了，可大门一直关着，敲门也没人答应，到底有人没人咱也弄不清，只能在这儿干等着，这口头毒的，俺娘本来就……”年轻人有些无奈地说，时不时抬手给躺在旁边生病的母亲扇几下凉风。

“怎么会这样？”刘缙看着被太阳晒得越发有气无力的病人们，腾地一股恶气涌上来，心里有些堵得慌。

刘仲还不信邪，上前跑去敲门，敲了半天果然没有反应。就在他准备折回来时，门吱的一声裂开一条缝，阳光都挤进那小缝里，外边等候的人恍惚觉得大门里面一派金碧辉煌，人人心头升起惊喜和希望，呼啦





一下围了上去。这时从门缝里走出来一人，五十多岁，发髻油光闪亮，一身湖绉绸缎长袍洒洒地看上去就感觉凉快，单从衣着上看，应该是管家级别的人。

“大家都回去吧！明天再来。老爷去城东王老爷家诊病了，天黑之前不会回来，即使回来了也要用饭歇息，你们不用等了！”那人并不看台阶下的众人，面无表情地如同背台词一般把话说完，转身就关上了门。

二人站在门前，看着人们长吁短叹地四下散开，不知该怎么办。

转眼已经正午了，太阳火辣辣的，街边露天的小商小贩都撤了回去。呆愣一会儿，想想站在大路上也不是办法，他们只好就近找了一家客棧，草草吃了点饭，走到客房闷坐起来。忽然楼下传来嚷叫声，声音越来越高。

“老板，再等两天，等两天我一定想办法把钱补上。”姑娘还在苦苦哀求。

“哎呀，你看你一个小妮子家，我已经仁至义尽了，天下穷人这么多，若是都像你这样，我不早喝西北风了！”老板说着也不听她分辩，一迭声叫来伙计：“你去，帮这位姑娘收拾东西，让她们马上离开，还有客人等着用房呢！”说完转身不再理会母女二人，任凭小二闯进屋里，胡乱收拾。

刘缙正斜倚在床头想心事，越听他们说话越烦躁，腾地跳起来，噤噤地走下楼梯。

“慢着，她们欠你多少银子？”刘缙手里掂量着一锭银子，冷冷地怒视着店主，“这些应该够了吧！她的店钱我替她出了！”

“公子莫生气，为商之人和谁都没冤仇，就图个赚钱，既然有人会钞，我当然不会赶她们走了。小二，快走，下去招呼客人去！”店主从刘缙手里接过银子，笑眯眯地低头走开了。

“谢谢大哥，小女子今后一定牢记您的大恩大德。”那姑娘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忽然有人从天而降解救危难，顿时松口气，上前连声道谢，抬起脸看看大恩人。不料眼光立刻聚在刘缙脸上，瞪大双眼说不出话来。

刘缙浑身一震，这张梨花带雨般的面孔是多么熟悉，难道真的是她，天下事情真有这么巧合？刘缙的内心洪波涌起，如同木雕泥塑一般钉在原地。

那姑娘混沌的脑海中忽然想起许久以前想过的话，世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的心思；世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的心思，而是我的心思怎么都





不能对你提起……世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的心思不能对你提起，而是即便提起了，两个人却不能够在一起。

时间空间都仿佛凝滞了下来，四目相对，有千言万语，却又不知道该从何开口，他们只是诧异于机缘会如此奇巧，鬼使神差。

三年前，他和她因为家住比邻而情投意合，互订终生；也正是三年前，她的父亲忽然走了好运，升官被调到京师，他和她被迫分开，带着各自对对方的留恋上路了。本以为一段情缘就此了结，没想到三年后，竟然会在这里不期而遇。他还是他，但她似乎不是她了，她的脸上刻上了沧桑，神情烙上了岁月的残酷痕迹。

刘仲也认出来，这位小姐竟然是先前和大哥很要好的夏雪小姐。刚开始吓了一跳，仔细瞧瞧，确实没错，真是她。看大哥呆愣的模样，忙站出来说：“大哥，夏小姐，别傻瞪着了，大娘让店小二撵出来，还在门外站着，先扶老人回去，商量正事要紧。”

刘缙和夏雪这才回过神来，忙把老人扶回房里。

“夏小姐，你怎么变成这样子了，家里发生了什么事？”还没坐稳，刘缙迫不及待要了解她这三年的境况。夏雪在刘缙对面坐下，抽噎一下鼻子，说出一段刘缙怎么也想不到的往事。

原来，夏雪一家去了京师并不是走了好运，而是踏进一个早就预备好的陷阱。王莽想要篡权，生怕引起公愤，就暗中想法子先整治对他不满的“绊脚石”。夏雪的父亲夏和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一向忠于大汉朝廷，虽然明知道汉室衰微，江山大有改姓势头，可仍然想要挽回局面，对于王莽的咄咄逼人，夏和坚持自己的主张，多次上书弹劾王莽心怀不轨。王莽也是个爱才之人，曾多次亲自拜会，希望夏和归顺他，但始终没能如意。没了耐心的王莽便表面保奏夏和升官，暗地里买通杀手，上两个月的一天早晨，趁街道行人稀少之际，在夏和上朝的路上将他暗杀。夏雪母亲连忙带着夏雪，在家人保护下，逃出京师。

“请问你怎么知道父亲是王莽派人刺杀的？”刘缙一边感叹朝廷黑暗，又有几分惊疑地问。

“那日父亲的一个长随家里有事，头一天请假了。那天早晨他返回来的时候碰巧看见了父亲遭难。当时他听一个刺杀父亲的蒙面人说了句，好啦，这下可以向王公交差啦。除了王莽，京城里还有几个王公？为了保护我和母亲，他从小路跑回来，草草收拾了点钱物，我们就慌忙逃走了。”

“那随从呢？他怎么没和你们一起？”



“他也被我们连累了。当时我们逃了一天一夜，母亲悲痛父亲的死，病倒了，她昏昏沉沉，嘴里一直喊父亲的名字。我也很想父亲，一直哭。长随不放心，他对我们讲，我再去看看，万一老爷只是受了伤呢？就这样，他决定回去看看情况，如果可能的话，帮父亲收了尸也好。他把我们安顿到客栈，自己就回去了，一晃十几天过去，他也没回来，我们出来时带的那些银两已所剩无几。母亲的忧郁成疾一直时好时坏，近两天越发严重，我们只得把身上仅有的首饰典当了买药，一面又向过路商人打探父亲的情况。”

“郎中说母亲的病撑不了多长时间了，我便也不太再理会那些已经发生的事，只想给母亲治病，从京城到南阳，我们一路乞讨，风餐露宿，直到有一天碰到一个同乡人，他告诉我们，长随因为知道父亲被害的事让人给灭口了，奇怪的很，我那时倒很平静。这样一来，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为母亲治病上，那老乡也不富裕，帮了一些钱物就再也无能为力，我们艰难地就这样挺过来了。”夏雪说这番话的时候，表情很平静，似乎在讲述别人的故事，但刘缙内心却阵阵痛楚。

“夏小姐，等把你母亲的病诊治好了，我就带你回家，不再让你吃苦。”刘缙一下子成熟许多，举手投足间忽然充溢着大男子汉的气概。

今夜的月光分外明亮，远处天空的星星也一眨一眨，好像能听到细微的开合声音。听着飒飒的树叶婆娑声，看看窗外若隐若现的山丘，两人心底腾起崭新的希望。

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又去了申徒臣家。这次申徒臣正站在门口，一个白白胖胖的矮个子老头，大约五十上下，保养得很好，淡眉细目，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正得胜大将军似的看着门外等候的病人，仿佛这些人全是他的俘虏，任他宰割。

“申先生，麻烦您出趟门，给我家父诊病，再多的钱也行。”听人讲这就是申徒臣，刘缙虽然看他不怎么顺眼，但还是挤上前去恭恭敬敬地请求。

“不行，你没看见这么多人在苦等着吗？陪你走了，这儿的病人又该如何？！”申徒臣想也没想便冷冷回绝。

“那等你诊完这里的病人再去吧！”刘缙不敢动怒，只好退让。

“那也不行，你当我是谁，我的病人会有诊治完的时候？况且出门要风餐露宿，歇息没个准时，我这身子骨能受得了吗，你当我是铁打的？！”申徒臣还是面无表情，不过话音里显示他的心情还不错，否则不会说出这么多话。